

諸位同學，我們接著看雍正上諭第三段，這段文字比較長一點，我們把它分成小段來念。

【昔宋文帝問侍中何尚之曰：「六經本是濟俗，若性靈真要，則以佛經為指南。如率土之民，皆淳此化，則吾坐致太平矣。」】

這是一小段。宋文帝曾經問過他的侍中何尚之。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宋文帝。這是南北朝時代，當時的社會狀況也是很不安定。晉以後，五胡亂華，南朝宋武帝劉裕滅了晉朝，自己就稱帝，換句話說，他建立一個政權，歷史上稱他為武帝。史家也稱他為劉宋，因為在往後有唐朝，這是大一統的時代，唐以後又有宋，趙匡胤建立的，我們稱為趙宋。所以在中國歷史上，國號相同的就以帝王的姓冠上去，我們就曉得他是屬於哪個宋，南北朝時候的宋。南朝的首都都在現在的南京，所以是六朝古都，宋、齊、梁、陳都在南京建立的。

宋文帝是武帝第三個兒子，他的名字叫義隆，劉義隆。我們講公元大家印象就比較深刻，他出生在公元四百零七年，今年是公元兩千零四年，在我們一般講，他是四世紀的人，我們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了。公元四百五十三年，他死了，死的時候是四十七歲。他在那個時代是一個難得的好皇帝，他是個讀書人。他做皇帝是從公元四百二十四年到四百五十三年，文帝在位三十年，是劉宋最長命的皇帝，做了三十年皇帝。劉宋是從公元四百二十年代晉稱帝，總共享國六十年，就是它的政權存在總共是六十年。六十年經歷八個皇帝。

由此可知，劉宋時代的皇帝壽命都很短，六十年八個主，而文

帝佔了三十年，所以他是個長命的皇帝。他的書念得很好，非常可惜，他是被他兒子殺死的，也就是太子劉劭殺了父親，自己做皇帝，當然這種狀況就是現在所講的政變。兒子殺父親，大逆不道，當然不得人心。所以他的第三個兒子起兵討伐太子，太子也在這個時候死了，所以實際上這個太子做皇帝只幾個月，歷史上沒有他的名字，時間非常短暫。

文帝死了，文帝的第三個兒子起兵把這個亂平定，這就是孝武帝，文帝之後是孝武帝。歷史上記載文帝博涉經書，用我們現在的話說，他書念得很好，字也寫得好，尤其是隸書。在歷史上記載的這一段，我們學佛的人看到，這是個好皇帝，是個好人，勤政愛民，死於非命。不是別人殺他，是兒子殺他。在佛法裡面講，亂世之人，冤冤相報，這個道理與事實真相我們應當要明瞭。佛經上說，父子一家人，過去生中必定有因果關係，沒有關係不可能做一家人。

一九七七年我在香港講《楞嚴經》，那一次的時間最長，我在香港住了四個月。前面兩個月在九龍佻虛老法師的圖書館，中華佛教圖書館，後面兩個月在香港藍塘道壽冶老和尚的道場，光明講堂，我在那邊也住了兩個月。光明講堂的佛殿上有一副對聯，是壽冶老和尚寫的，壽冶老和尚的字也寫得很好，一生讀《華嚴》、寫《華嚴經》。我是在紐約跟他老人家見過幾次面，他對我也非常的愛護，因為聽說我是講《華嚴經》的，他也是學《華嚴》的。老和尚都往生了，我們自己從小和尚也變成了老和尚。

他在佛堂懸的一副對聯，我記得很清楚，印象非常深刻。他上聯寫的是「夫妻是緣，有善緣，有惡緣，冤冤相報」，下聯寫的是「兒女是債，有討債，有還債，無債不來」，這副對聯寫得好。世俗的一家人，夫妻、兒女，這一副對聯都寫盡了。做帝王的也不例

外，你養的這些兒子長大了，各個都想爭奪王位，如果沒有大的福報，冤親債主生到你家裡來了，就變成叛逆。劉劭殺文帝，就是一個很現實的例子，冤冤相報，這是一個討命債來的，不是普通的債務。歷史上像這種例子很多很多，在民間我們細心觀察，史書裡面各個朝代都有記載，現代的社會，這種事情在中國、在外國愈來愈普遍，以前這是新聞，現在已經不是新聞。所以多少人感嘆世風日下，又有幾個人能參透其中因果報應的道理。這是我們為宋文帝不得善終，感到非常遺憾，他在歷史上有很好的評價，我相信雍正對他很尊敬。

他問他的『侍中』，「侍」就是奉侍，「中」是講宮廷，換句話說，這個官員是在宮廷裡面侍奉皇帝的，是以此得名。過去許多的朝代都設此官位，它的品級是三品。他沒有雜務，換句話說，他不管事的，就像現在所講的顧問一樣，是陪皇帝聊天的。皇帝有什麼事情的時候，向他們請教。這些人，用現在的話來說，一般都是學者專家，廣學多聞，所以可以給皇帝做顧問。這個官是個清官，清要之官，是皇帝的近臣。他不管事、不管政，是這麼一個地位，這個地位也是很重要的，很值得人尊敬的。那個時候何尚之就是擔任侍中這個官職。

在這個地方我們還要做一個簡介，歷史上大家知道有貞觀之治、開元之治，這是以後；漢朝有文景之治，這都是政治辦得最好的時候。宋文帝在位的時候有元嘉之治，他的年號叫元嘉。他治國力求精進簡捷，一切簡化。皇帝、官員沒有煩心的事情，平民百姓也能夠安居樂業，所以政治很清明。他是讀書人，所以非常重視教育，所以在那個時候，他立四個學校，就好像我們現在四個大學，當然跟現在大學規模不相同。這四個大學請專家老師來擔任教學，他們收學生，為國家培養人才。同時講學的時候，就是上課的時候，

可以讓平民百姓都來旁聽，好像我們現在的社會教育。這四個學校，一個是儒學，這個我們的概念比較深一點，講孔孟之道，現在人講的四書五經。當代大儒，雷次宗先生，請他來主講儒學。何尚之主講玄學，我們現在稱為哲學，大概是以老莊、諸子百家，在中國四庫裡的子學，用現在的話說，多半是講哲學。何尚之主講玄學，謝文主講文學，何承天主講史學（歷史），他立這四個學校。

二十五史，《南史》裡面說「於斯為美，後言政化，稱元嘉焉」。元嘉之治，政治清明，治理得這麼好，學風、道風關係很大。漢武帝給中國教育制定了教學的宗旨、方針，宋文帝完全落實了，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。我們在歷史上能看到，劉宋建國是公元四百二十年，宋文帝做皇帝是在公元四百二十四年，由此可知，他的父親代晉稱帝只有三年，過世之後，傳位給文帝。文帝在當時還不到二十歲，文帝是公元四〇七年出生的，從這裡來看，我們就曉得公元四百二十七年時，他才二十歲，他做皇帝的時候只十三、四歲。這是在動亂的一個時代，懂得教學，任用賢明，所以在他做皇帝的三十年當中有這麼好的政績。

何尚之先生出生在公元三百八十二年，卒於公元四百六十年，享年七十八歲。我們從這裡來看，這個人是帝王師，他是廬江灊縣人。我離開老家的時間太久，我十歲就離開了。抗戰勝利之後，回到家鄉只住了兩個月，以後差不多五十年沒回去。我從國外回到老家的時候，已經離開老家整整五十年，所以對於故鄉的許多事情都沒有印象。何尚之跟我是同鄉，我們同一個縣的，使我想起來我們家鄉姓何的人很多，何姓是我們家鄉的一個望族。

文帝在位的時候，立四學，何尚之主講玄學，收學生（古時候講收徒弟，現在講收學生），這個學生是傳道的，不是普通的學生，真正有成就的，歷史上稱為南學，因為他講學的處所在南門，那

個時候有城市，他是在南門，南郭外，大概是在南門外。以後文帝辦了一個大學（大學在從前稱為國子監，到清朝都有），聘請他來主持大學教育，現在稱大學校長，從前稱國子祭酒。國子祭酒就是這個學校的校長，國子監的主持人。他曾經做過尚書六年，文帝二十八年他做尚書令，就是以後稱的宰相、首相。文帝死於公元四百五十三年，也就是元嘉三十年。他在元嘉二十二年擔任尚書的職務，也做了不少年，他從政大概有八年的時間。

太子劉劭殺父自立，這個罪過很大，孝武帝討平，即帝位之後，本來想把服從於太子的這些將軍、家屬統統治罪，何尚之勸告孝武帝，一切從寬，能夠免於追究的，一概都免了，救了不少人。孝武帝年歲不大，何尚之是長者，對他很有影響力，所以何尚之勸孝武帝，在這一次事變當中就救了不少人。孝武帝初，南郡王義宣叛亂，也被孝武帝平定了。孝武帝是文帝的第三個兒子，文帝以後的一位皇帝。在這個事變當中凡是服從叛變的，都是死刑，何尚之也勸請孝武帝要學他父親的寬洪大量，孝武帝也不錯，也都能接受。所以何尚之這兩次真的救了很多，這些事蹟在二十五史的《宋書》與《南史》裡有記載。這是我們把這兩個人做簡單的介紹。

現在我們來看文帝問的內容。我們知道文帝書念得很好。『六經本是濟俗』，「六經」是儒家的，《詩經》、《書經》、《禮記》、《易經》、《春秋》，《春秋》是歷史，我們現在稱這些為五經，還有《樂》這一種失傳了。現在在《禮記》裡面有一篇樂記，古時候稱六經，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春秋》。儒家所傳的六經，「本是濟俗」，濟是接濟，是救濟、是協助，俗是世俗，換句話說，它是教化世俗的。世俗人要是學儒家的六經，就知道怎樣做人，怎樣做個好人，怎樣把人品向上提升，他懂得這個道理，所以儒能治世。

『若性靈真要』，可見得宋文帝也懂佛，也懂道，他也是博學多聞。他說講到心性，講到靈性，「真」是真實，「要」是重要、精要，講到這些東西，那要推『佛經為指南』。這兩句話用我們現在話來講，用儒治世，用佛來修心，修心養性要用佛，提升自己的靈性。我們在講堂裡常常提出，人生的意義是什麼？人生的價值是什麼？真正明白的人就像宋文帝一樣，提升自己的靈性這個重要。

全世界凡是信仰宗教的，都肯定人生不是一世，人有來世，有過去、有未來，不是一世就完了。一世就完了，那我們就可以不必這樣的苦修了。既然知道有過去、有未來，提升靈性第一重要，明瞭因果也非常重要，明瞭因果則不造惡。雖然不造惡，文帝是個好皇帝，還被他兒子殺了，這是什麼原因？使我們想起老子所說的「和大怨必有餘怨」。這個兒子過去世是冤家對頭，雖然也和解了，和解了還有餘怨，他心裡的怨恨沒有化解，這一世當中又碰到，甚至於很小的事情，把前世的怨恨引發出來，發生重大衝突，就造了極重的罪業。這個事情，佛跟道講得清楚。所以我相信儒釋道三教文帝都涉獵了，而且都有心得，他才能說出這個話。

後面這是感嘆，也是他認真努力去做的。『如率土之民，皆淳此化，則吾坐致太平矣』。「如」是假設，「率土之民」就是他所治理的國家裡面所有的人民，「皆淳此化」，淳是淳樸，樸實、善良、敦厚的風化，「化」是風化。也就是說在他國土之內的所有人民，都能夠接受儒家的教導，都能夠接受佛家的薰陶，能夠接受這個教育。所以我們就想到他立的學，有儒、有玄，佛跟道都在玄學裡面，何尚之主講這一門學問。所以他這個問題不問別人，問何尚之。如果這兩種教育能推行普及到全國，他說：我這個皇帝真正是坐享太平，國泰民安。我們今天講的安定和平，繁榮興旺，所以歷史上稱為元嘉之治。你從這個談話就曉得他的教育辦得好，自己真

正在學習。下面這一段是何尚之的答覆：

【何尚之對曰：「百家之鄉，十人持五戒，則十人淳謹。千室之邑，百人持十善，則百人和睦。持此風教，以周寰區。則編戶億千，仁人百萬。而能行一善則去一惡，去一惡則息一刑；一刑息於家，萬刑息於國，洵乎可以垂拱坐致太平矣。」】

我們就看這一段，何尚之答得好，所答的跟宋文帝的想法、看法、做法完全相同，這樣的君臣在歷史上不多。何尚之認為儒、佛都好，他說『百家之鄉』，這一個鄉鎮住戶有一百家，這一百家裡面有十個人持五戒。我們曉得古時候是大家庭，不像現在小家庭，三代同堂、四代同堂很普遍，一家總有幾十口。「百家之鄉」，以我們一般來看，總有兩、三千人，就像現在的小鎮一樣。兩、三千人的小鎮裡面有十個人持五戒，這十個人是榜樣。這十個人『淳謹』，「淳」就是剛才講過的樸實、善良、敦厚、和睦。十個人教化這一鄉，鄉里有賢人，必然為鄉里所尊敬。「謹」是謹慎、恭敬，小心謹慎。所以為鄉人所尊敬、所仰慕，鄉里有什麼爭執的事情，請他來評評理，他一說就和解了，不需要警察，不需要法律，請一個明理的讀書人來跟大家講講理、評評理就化解了。這十個人的道風、學風，他們是以身作則。「淳謹」，是以身作則、潛移默化，感化這一方。

『千室之邑』，「邑」是都市、城市，這裡面有一千戶，大概是住有一萬多人的都市。以一家十口來算，一千家就有一萬多人。這一個小城市有一百人『持十善』，這個小城市裡有一百個善人。

『則百人和睦』，這一百人決定沒有相爭的，這一百個人決定是平等對待、和睦相處。他們的教化與風範影響這一個城市。他說要推動這樣的教育，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多元文化的教育，我們把這個教育、把這個風氣推廣。

『持此風教，以周寰區』，「寰區」是他國家所治理的區域，也就是當時的宋國。宋國的領土在現在的中國大概佔好幾個省分，江南幾個省都是它的疆域。「周」是周遍，就是我們這種教化、風俗要能夠推行到全國。「寰區」就是今天講的全國。『則編戶億千，仁人百萬』，這個地方我們不能把它看作數目字。這是講在全國要推行聖賢教育，你就有「仁人百萬」。這個國家有一百萬的善人都是能夠行十善、持五戒的，這還得了！這個國家社會哪有不安定的道理！哪有不太平的道理！社會安定和平，必定繁榮興旺。太平盛世，由之而興。

何尚之接著又說『而能行一善則去一惡』，這是肯定的。『去一惡』，國家就息一個刑罰。『一刑息於家，萬刑息於國』，這個國家的犯罪率很少，沒有犯罪的人，雖然制定刑法，但都不起作用。『洵乎』，「洵」用現在的話說就是「真的」，真的『可以垂拱坐致太平』。皇帝說：則吾坐致太平。何尚之講：行，對，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決定可以坐致太平。這就是一定要推動多元的社會教育、賢聖的教育，我們今天講倫理道德的教育，你才能夠做到安定和平，繁榮興旺。現在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

我們看上諭第三段最後這一句，這一句是雍正皇帝說的：

【斯言也，蓋以勸善者治天下之要道也。】

這個話說得太好了。他說宋文帝跟何尚之這一段的對話，『斯言』就是指上面這些話，這是『勸善者』，「善者」是指好的國家領導人、好皇帝。好的國家領導人治理天下之『要道』，重要的道理，「道」當作道理、方法講，治理國家最重要的理論、最重要的方法。他們對話當中所講的是辦學，提倡倫理道德的社會教育，只要這個國家善人多了，自然就形成淳樸善良的風俗習慣，必定帶給這個國家地區安定和平，安定和平一定帶來的是繁榮興旺，這裡頭



是互為因果。

我們再回頭看看今天的社會，這個世界可以說跟中國的春秋戰國與南北朝時代很相似，是個動亂不安的局面。有聖賢人出現在這個世間，這些聖賢人有智慧、有能力、有德行、有修養，他給我們做出的典型榜樣是犧牲奉獻，捨棄名聞利養與五欲六塵的享受，一生奉獻於清苦高尚的道德教育，學為人師，行為世範。如果這個時代真正有善者，這個善者是指國家領導人、好皇帝，由他來帶動，這些賢哲來輔助，國家哪有不太平的道理！哪有不興旺的道理！

清朝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是國家鼎盛的時代，他們靠什麼？靠教育。清朝幅員廣大，皇上用佛教來教化西北邊疆，他只找到四個佛門的大德，對於邊疆真的是垂拱而治。佛門四個大德跟皇上建立非常好的關係，皇上尊這四個人為國師。西藏，前藏的達賴，後藏的班禪；蒙古，內蒙古的章嘉，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，四個大師來輔助皇上治理國家。這些大師跟皇上的關係，與何尚之跟宋文帝的關係非常類似，皇上的顧問，皇上的國師，國師就是顧問。「治天下之要道」，真正想把國家治好，真正想帶給人民幸福美滿，一定是這個作風，雍正皇帝也不例外，學古人。我們再看下一段：

【而佛教之化貪吝、誘賢良，其旨亦本於此。】

這是第二段裡面的第一個小段。因為文帝跟何尚之的應對都是在講佛教，所以雍正在這裡做個總結。佛教在雍正時代還沒有變成宗教，變成宗教是在乾隆以後的事情，在那個時候多半稱為儒家、道家、佛家。儒教是儒家的教學，道教是道家的教學，佛教是佛家的教學，那個「教」是教學、是教育，沒有宗教的意思。宗教是什麼？是佛教變了質才成為宗教，它是教人的，它不是教鬼神的。佛教、道教承認有鬼神，但是它不是以鬼神為主，它對於鬼神尊敬，儒家講「敬而遠之」，儒家這一句話講得很明白。佛跟道對於鬼神

是敬而效之，就是學習。我們對他尊敬，我們向他學習，決沒有巴結鬼神，祈求鬼神降福，沒有這個道理，這在理上講不通。

佛跟道對於鬼神的講解很多，鬼神裡有邪，也有正，我們怎麼學習？那就是夫子講的「三人行，必有吾師」。這個「三人」，一個自己、一個善、一個惡。對鬼神亦復如是，善神我們向他學習，惡神我們聽到、見到，要反省我們有沒有這個惡，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。所以一切善惡順逆都是我的老師，我都要平等的恭敬學習，成就自己的德行、智慧，不排斥也不巴結，這個道理不能不懂。道家講清心寡欲，佛家教初學斷貪瞋痴，『化貪吝』。佛家修學根本的指導原則就是「息滅貪瞋痴，勤修戒定慧」，這是佛法根本的指導原則。不但釋迦牟尼佛如是，佛在經論上告訴我們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如來教化眾生，同一個方針，同一個原則，那就是戒定慧三學。

所以我們今天把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講的這一切經論，編輯成一套大叢書，我們稱為《大藏經》。《大藏經》裡面的分類就是這三類，經、律、論。經是講定學，律是講戒學，論是講慧學，就是戒定慧三學。戒、定是手段，開慧是目標，所以因戒得定，因定開慧，智慧是這麼來的，決不是廣學多聞，廣學多聞不能開智慧，這個道理要懂。慧從哪裡來？從定來的。定就是清淨心，所以《金剛經》上說「信心清淨，則生實相」。什麼時候心裡清淨？沒有妄想、分別、執著，心生智慧；妄想、分別、執著不斷，他只生煩惱，不生智慧，你要懂得這個道理。

所以世尊當年在世所做的工作，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多元文化的教學。他捨棄王位，我們世間人所希求的榮華富貴，他統統得到，全部拋棄，你要問為什麼？那個生活沒有意義，沒有價值。所以什麼工作有意義、有價值，永垂不朽？教育。這一樁事情使我們想

起中國的孔子，我在講席裡常常提到這樁事情，讓我們同學們深深去反思。孔子周遊列國，他確實有道德、有學問、有能力。他是平民，周遊列國想求個一官半職，這一官是什麼？宰相，半職是什麼？皇帝的顧問。何尚之做侍中，侍中就是半職，這是做顧問、做帝王師。非常可惜，我們在經書裡面所讀到的，列國的諸侯接見孔子時都讚歎他，但是沒有人用他，也沒有人請他做國師，也沒有請他做顧問，列國的政要當然更輪不到他，所以他才回到老家教學。

回到老家的時候，夫子已經六十八歲了，我們曉得他老人家是七十三歲過世，所以實際上回到家鄉教學只有五年。他教學非常成功，我們用現在的話說，傑出的學生有七十二個人，普通的學生有三千人，三千弟子，七十二賢。在中國歷代從事於教學工作，要論成績都比不上孔子，所以孔子在中國歷代尊為至聖，聖人。

漢武帝把孔子的教誨訂為國家教學的正統學科，從武帝制定的這個正統、傳統，一直到滿清都沒有改變，都是以儒家的思想、理論、方法，治國平天下，而以佛跟道做為協助。中國兩千年來的大一統能夠維持，沒有分化，原因在此地。西方羅馬帝國曾經統治一千年，羅馬滅亡之後，歐洲再沒有辦法統一，真正的原因是沒有儒釋道這三家的教學，我們不能不曉得。所以釋道超世間，超世俗，為世俗祈求福祉，即世間而超世間，提升自己的靈性。再以餘力，若有因緣，全心全力幫助社會，幫助眾生離苦得樂。所以雍正皇帝在此地說，佛教的教化是「化貪吝」，貪吝是煩惱的根本，『誘賢良』，教學的宗旨『亦本於此』。下面說：

【苟信而從之。】

『苟』是假設，假使我們能夠信，我們能夠學習，『從』就是學習、推廣。我們能信、能學、能行、能推廣。

【洵可以型方訓俗，而為致君澤民之大助。】

『洵』是真實的，真誠的。真實可以『型方訓俗』，「型」是模範、典型，「方」是一方，就是他確確實實可以做一方的典型、模範，也就是這些年來我們常常講的「學為人師，行為世範」。我們的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都要想到，要可以做現代社會大眾的榜樣、現在社會大眾的模範，我們才能做。如果不能做好的樣子，這個念頭不能起，這個話不能說，這個事不能做。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都要對社會大眾負責任，一定是做出好的樣子，「型方」是這個意思。「訓俗」是訓導善良的風俗，移風易俗。這是說學佛的修行人，他的言行，他的教化，他的影響，形成訓導善良風俗的廣大影響，這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多元文化的教學。

『而為致君』，「君」是君王、皇帝、國家領導人；「致」是協助，幫助他。『澤民』，「民」是人民，「澤」是恩澤。上面幫助皇上、領導人來治國平天下，下面幫助一切人民破迷開悟、離苦得樂。『大助』，大的幫助。從這兩方面來講，上對於君王，下對於人民，最大的幫助。這個話是雍正說的，雍正能說、能推行，所以佛教在雍正、乾隆（是前清鼎盛的時代）、康熙就崇信了。這三朝政治清明、國家鼎盛，儒釋道三教並行不悖，雖有門戶之見，雍正皇帝出面一調和，三教變成一家。再看下面這一段：

【其任意詆毀，妄捏為楊墨之道之論者，皆未見顏色，失平之瞽說也。】

這多半是沒有深入研究，憑自己的分別、執著、妄想，來批評佛教、批評道教，這多半是儒家的人。在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韓愈，謗佛，那是誤會，沒有接觸到佛教。以後被貶到現在的海南，遇到那邊的高僧大德，常常接近，最後韓愈皈依了，這個歷史上都有記載。雖然皈依了，但是他所做的那些謗佛的文章，流傳在民間，這對他是很大的傷害，到晚年真正是後悔莫及。一個做學問的人，

尤其是修行的人，年輕的時候功夫不成熟，功夫不純，總免不了有過失。所以一定要到自己功夫純熟之後，你的文章著作才能流傳給後世，誘導後人，才不致於走向邪道、走向偏差。

我所遇到的兩位老師，方東美先生，李炳南老居士，方老師在世的時候，他的東西不敢出版，為什麼？怕不成熟，小心謹慎。李老師的著作也非常豐富，我跟他的時候，他七十多歲，他不肯出版，認為自己沒有成熟。八十歲以後才有同學給他祝八十大壽，給他出版了一些東西，他還是挑挑揀揀的。到他老人家真正往生了，這個東西才印出來。這是對自己負責任，對社會負責任。方老師亦復如是，我們現在看到《方東美先生全集》，這是他老人家走了以後才出版的。我知道他在世的時候，大概只有兩、三種，很少。所以看看這些真正做學問的人，是那麼樣的小心謹慎。所以有許多人問我這個問題，我跟諸位同學說，我到今天是一本書都沒寫過，不敢寫，沒成熟。可是講經教學到今年四十六年，錄像帶、錄音帶、光碟流傳出去很多，我沒有版權。有許多人依照這些音帶寫成書，有很多，而我自己看過的、修改過的，大概只有三、四種，其他的我都沒看過。還好有些書上會註明這個書是哪些人整理的，這是法師沒看過，這個聲明很好，很如法。

古人所謂蓋棺論定，學無止境，天天都是在虛心學習，而且我對於所有宗教都是平等的尊敬，平等的學習，我不敢批評，也不敢比較。要批評、比較，我的程度至少應該跟他相等，甚至於比他還要高一點，才能做批評，才能做比較。我們是凡夫，我比不上釋迦牟尼佛，我比不上孔子，也比不上老莊，也比不上穆罕默德，也比不上耶穌，有什麼資格批評！有什麼資格去比較！所以在我們自己的心態，那些人都是大聖大賢，我是凡夫，凡夫就應該老老實實、誠誠懇懇去學習，這都是聖人。

我這個話講得很多，常常用來勸人，尤其是勸導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，我們才能學到真實的智慧、真實的德能，一生總要恭敬、謙虛。我教我們的同學，我用四個字，「誠、敬、謙、和」，處事待人接物要把這四個字做到，不能有絲毫違背。真誠、恭敬、謙虛、和睦，從內心裡面化解對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的對立。別人跟我對立，我不跟他對立；別人誤會我，我不誤會別人；別人不信任我，我信任別人，這就對了，這些都是從聖賢經教裡面學來的。所以最忌諱的是『任意詆毀』，這個過失犯得重。犯這種過失的人，他不開智慧，他生煩惱。古今中外一切聖賢都是教人斷惡修善，都是教人明瞭因果，種善因一定得善果，都是教導人從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要向善，要尚德。

他下面舉個例子，『妄捏為楊墨之道之論者』。這是春秋時代的楊子、墨子，用我們現代的話來說，他們的思想見解比較偏激，而被一般正統視為邪道。實在講，說邪道是過了分，偏激，不是中道，這個說法是很中肯的。儒釋道都講中道，不偏不邪，偏激就失了中。所以中國古代這些帝王為什麼尊奉孔子，以儒家的思想方法來治理國家，他有他的道理。儒家講中庸，佛法講中道。我們今天在北京看到故宮，故宮最主要的三個建築，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。太和、中和、保和都是出自於《易經》。太和是道，跟我們講宇宙和諧、世間和諧，今天我們講世界，世界和諧、地球和諧，這是道，道就是自然的規律、自然的法則，是太和。

在我們一個人身，人身是小宇宙，人身也是和諧。外面，五官四肢，眼耳鼻口身手足，是和諧的，它沒有衝突；內，五臟六腑，說明我們的小宇宙，許多不同的器官，不同的器官，不同的結構，不同的作用，但是它彼此是合作的，是和睦的，沒有尊卑高下，是平等的。不能說頭尊足卑，頭尊我要，足不要了，不要了你不能走

路。眼尊貴，耳比不上眼睛，那好了，你有眼沒有耳，你是聾子；耳第一，眼第二，那好，你要耳朵，不要眼睛，你是瞎子，你都不是健康的人。健康的人，是我身上所有器官各個都第一，沒有第二。各個第一就是平等對待，就和睦相處。你要分第二、第三，錯了，你失去了平等，失去平等就失去了道。

隨順道就叫做德，失去了平等，德就沒有了。「道」是自然的法則、自然的運作，隨順大自然的原理原則的運作就叫做「德」。人決定不能離開道德，離開就錯了，離開災難就來了。倫理是道德具體的表現，五倫是道，五常是德。我們遵循道德，不違背道德，這個人有智慧，這個人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正覺、慈悲，這個人有福、有智、有壽。世間人所求的福報、聰明、智慧、健康、長壽，從哪裡來？道德裡頭來的。道德裡最重要的是「中」，所以要會用「中」。中和、保和是屬於德，太和是道，與太和相應，永遠保持著中，不偏不邪，這是德。德裡面最貴的就是恆久的保持，決定不能夠喪失。所以帝王主要辦事的機構用這個名稱，你就知道他的用意多深。他自己行道德，也把道德勸勉一切文武官員，人人都能夠行道，都能夠做到太和、中和、保和，天下大治，真的是垂拱而治。

所以楊墨偏激，偏激失於中道。你要是把佛、道比作楊子、墨子，那你完全看錯了。所以說『皆未見顏色』，這個話說得好，換句話說，你對佛不了解，你對道不了解。任意批判人是做學問人最大的忌諱，可是這種人在這個社會上確實很多。

我親近李老師的時候，三十幾歲，那時候我發心，把工作辭掉，認真學佛，想出家。我出家的念頭是章嘉大師教導的。那個時候年輕，向他老人家請教，從事哪一種職業能適合我，章嘉大師為我選擇這個行業，我很聽話。他給我選擇，附帶告訴我：你不要去找

出家人，不要去找寺廟。我說：我不找寺廟、不找出家人剃度，怎麼出家？他反過來問我一句，他說：你去找，如果這個寺廟不容你，這個出家人不給你剃度，你怎麼辦？我一想，那心裡多難過。老人家講得不錯，我說：那我怎麼辦？他告訴我：求佛，求感應。這是我們怎麼想都沒想到的，真有感應，「佛氏門中，有求必應」。你真有心求，你不是為名聞利養，你是真正了解佛法的殊勝，我們好好學習這個法門，推廣佛陀教育，這樣的心自然感動佛菩薩。

所以寺廟出家的法師來找我，請我去出家，有這一回事情。我被請了多少次？給諸位說，九次，我才答應。我覺得這個出家的法師對我很誠懇，我同意，答應到臨濟寺去拜他為師父，出家了。章嘉大師教導我，我出家的時候他老人家已經圓寂了，他給我講的話靈，不是不靈，兌現了。所以真的了解、明白了，這個行業非常適合我，我有興趣、我有能力來學習，來推廣，來發揚光大。所以你要是不懂就隨便批評，這是很大的錯誤。

所以我想起一樁事情，就是當年在慈光圖書館，沒出家的時候，我們的鄰居，但是隔得不太遠，隔了好幾家，有一個基督教的教堂，裡面有一個很虔誠的基督教徒，他跟我是同鄉，也是安徽人，但是我們過去並不認識。他看到我的時候來向我傳教，把佛教批評得一文不值，迷信、多神教、泛神教、低級的宗教。我聽他批評的時候，我一句話不說，洗耳恭聽。他說了兩個小時，我聽了兩個小時，我一面聽一面點頭，我端一杯茶給他喝。旁邊的人都看呆了，好像我們佛教這麼無能，被別人這樣的教訓，我也看出大家的意思。

講了兩個鐘點，他講累了。我說：難得，你講了這麼多話。我說：我有一句話請教你。他說：好。趾高氣揚，他說：你問，有什麼問題？我說：請問你，你對於佛教這個經典有沒有讀過？沒有。



我說：我們這邊老師每個星期在這裡講經，你有沒有聽過？他說：沒有。最後我就不客氣了，我說：你的膽子不小，你對於佛教一無所知，你居然敢批評，你說了這麼多話，你不怕在座這些人笑話你嗎？我這幾句話說了，他滿面通紅，不好意思，走出去了。我們那些同修看到，他說沒有想到，那個時候我沒有出家，他說：徐居士，沒有想到你最後有這一招。我說：他不懂，讓他發，發到最後的時候，一棒打下去，他就起不來了。所以你不了解不可以批評。所以我勸他：我希望你批評，希望你能把佛教徒統統轉變成基督教徒，你的功德好大，但是要怎麼批評？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，你要讀佛經，你要了解佛教，你要天天來聽講，你把佛教的毛病抓住之後，你再來辯駁，你就成功了。可惜你只懂得基督教，不懂佛教，所以你不能批評，你批評的都是錯話，都叫人家見笑，批評不容易。

所以雍正講『失平之瞽說』，「瞽說」是瞎說，「失平」是不公平，很不公平的胡說八道。現在時間到了，就講到此地。